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宗璞 著

二十四番花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十四番花信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宗璞著

张昌华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四番花信 / 宗璞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3534-8

I. 二… II. 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073 号

书 名 二十四番花信

著 者 宗 璞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34-8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二十四番花信

- 003 紫藤萝瀑布
- 005 丁香结
- 007 秋韵
- 009 报秋
- 011 送春
- 014 松侣
- 017 二十四番花信
- 019 好一朵木槿花
- 021 萤火
- 025 猫冢

第二辑 书当快意

- 031 书当快意

033	恨书
036	卖书
039	乐书
042	读书断想
044	从近视眼到远视眼
048	告别阅读
052	耳读《苏东坡传》
056	感谢高鹗
063	《红豆》忆谈
065	小说和我
069	酒和方便面
072	风庐茶事
075	风庐乐忆

第三辑 三千里地九霄云

081	绿衣人
083	三千里地九霄云
087	小东城角的井
089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095	下放追记
098	一九九三年岁末五日记
102	新世纪感言

第四辑 我爱燕园

105	我爱燕园
108	一年四季
111	暮暮朝朝

115	湖光塔影
118	废墟的召唤
122	燕园石寻
125	燕园碑寻
129	燕园树寻
133	燕园墓寻
137	燕园桥寻
140	那祥云缭绕的地方
144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

第五辑 西湖漫笔

151	山溪
153	西湖漫笔
157	鸣沙山记
160	三峡散记
165	三访鳌滩
167	养马岛日出
169	奔落的雪原
173	在黄水仙的故乡
176	钢琴诗人
183	药杯里的莫扎特
186	没有名字的墓碑
190	他的心在荒原
196	写故事人的故事
201	看不见的光

第六辑 蜡炬成灰泪始干

- 207 九十华诞会
- 211 心的嘱托
- 214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 219 蜡炬成灰泪始干
- 224 向历史诉说
- 232 他的“迹”和“所以迹”
- 237 《新理学》七十岁
- 240 柳信
- 243 花朝节的纪念
- 249 怎得长相依聚
- 254 哭小弟
- 259 变迁

第七辑 仙踪何处

- 265 刚毅木讷近仁
- 270 人老燕园
- 274 霞落燕园
- 280 悼念陈岱孙先生
- 284 烟斗上小人儿的话
- 287 仙踪何处
- 289 在曹禺墓前
- 292 《晚年随笔》序

代 序

八十初度感怀

其一

斗转星移七十九
迤邐行来青衫旧
八千里外现紫藤
五十年前栽红豆
伏案每寻惚恍意
凭栏唯有孤星就
何物妙藏葫芦里
高低上下疏篱后？

其二

三松凋落铁箫沉
九命淹缠存一身
家徙万安原有路^①
魂销千障总无痕
练出形容已非己
犹隐天地自为春
宝卷名山何时现

① 父、母、夫、姊、弟均葬万安公墓

风沙满眼未减尘。

其三

往事堪哀不自哀
温榆河畔步苍苔
重重绣幕依次落
朵朵枯花绕层摘
鸿爪文章难裁写
维摩经卷待安排
空忧未了今生事
哪有他生续梦来！

其四

老病何能避衰残
行云流水自悠然
凌霄^①楼榭风中冷
青草池塘雨后鲜
未有闲情伤寂寞
唯期消息属真言
仰头正见阿波罗^②
举火飞车上九天！

① 凌霄：藤蔓植物，花红色，爬在屋顶开花。

② 小区大门外有日神铜像。阿波罗驾四马之车，高举火把，似在飞腾。

第一辑 二十四番花信

紫藤萝瀑布

丁香结

秋韵

报秋

送春

松侣

二十四番花信

好一朵木槿花

萤火

猫冢

紫藤萝瀑布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麼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

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言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看不见藤萝花了。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

原载《福建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丁香结

今年的丁香花似乎开得格外茂盛，城里城外，都是一样。城里街旁，尘土纷嚣之间，忽然呈出两片雪白，顿使人眼前一亮，再仔细看，才知是两行丁香花。有的宅院里探出半树银妆，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从墙上窥着行人，惹得人走过了还要回头望。

城外校园里丁香更多。最好的是图书馆北面的丁香三角地，种有十数棵白丁香和紫丁香。月光下白的潇洒，紫的朦胧。还有淡淡的幽雅的甜香，非桂非兰，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出，这是丁香。

在我住了断续近三十年的斗室外，有三棵白丁香。每到春来，伏案时抬头便见檐前积雪。雪色映进窗来，香气直透毫端。人也似乎轻灵得多，不那么浑浊笨拙了。从外面回来时，最先映入眼帘的，也是那一片莹白，白下面透出参差的绿，然后才见那两扇红窗。我经历过的春光，几乎都是和这几树丁香联系在一起的。那十字小白花，那样小，却不显得单薄。许多小花形成一簇，许多簇花开满一树，遮掩着我的窗，照耀着我的文思和梦想。

古人词云：“芭蕉不展丁香结”，“丁香空结雨中愁”。在细雨迷蒙中，着了水滴的丁香格外妩媚。花墙边两株紫色的，如同印象派的画，线条模糊了，直向窗前的莹白渗过来。让人觉得，丁香确实该和微雨连在一起。

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却一直不解，何以古人发明了丁香结的说法。今年一次春雨，久立窗前，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枚花蕾。小小的花苞圆圆的，鼓鼓的，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我才恍然，果然是丁香结。

丁香结，这三个字给人许多想象。再联想到那些诗句，真觉得它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了。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一件完了一件又来。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不然，岂不太平淡无味了么？

小文成后一直搁置，转眼春光已逝。要看满城丁香，需待来年了。来年又有新的结待人去解——谁知道是否解得开呢。

一九八五年清明——冬至
原载《散文》一九八六年三月号

秋 韵

京华秋色，最先想到的总是香山红叶。曾记得满山如火如荼的壮观，在太阳下，那红色似乎在跳动，像火焰一样。二三友人，骑着小驴，笑语与嘚嘚蹄声相和，循着弯曲小道，在山里穿行。秋的丰富和幽静调和得匀匀的，向每个毛孔渗进来。后来驴没有了，路平坦得多了，可以痛快地一直走到半山。如果走的是双清这一边，一段山路后，上几个陡台阶，眼前会出现大片金黄，那是几棵大树，现在想来，也是银杏罢。满树茂密的叶子都黄透了，从树梢披散到地，黄得那样滋润，好像把秋天的丰收集聚在那里了。让人觉得，这才是秋天的基调。

今年秋到香山，人也到香山。满路车辆与行人，如同电影散场，或要举行大规模代表会。只好改道万安山，去寻秋意。山麓有一片黄栌，不甚茂密。法海寺废墟前石阶两旁，有两片暗红，也很寥落。废墟上有顺治年间的残碑，镌有不得砍伐，不得放牧的字样。乱草丛中，断石横卧，枯树枝头，露出灰蓝的天和不甚明亮的太阳。这似乎很有秋天的萧索气象了。然而，这不是我要寻找的秋的韵致。

有人说，该到圆明园去，西洋楼西北的一片树林，这时大概正染着红、黄两种富丽的颜色。可对我来说，不断的寻秋是太奢侈了，不能支出这时间，且待来年罢。家人说：来年人更多，你骑车的本领更差，也还是无由寻到的。那就待来生罢，我说，大家一笑。

其实，我是注意今世的。清晨照例的散步，便是为了寻健康，没有什么浪漫色彩。这一天，秋已深了，披着斜风细雨，照例走到临湖轩下小湖旁，忽然觉得景色这般奇妙，似乎我从未到过这里。

小湖南面有一座小山，山与湖之间是一排高大的银杏树。几天不

见，竟变成一座金黄屏障，遮住了山，映进了水。扇形叶子落了一地，铺满了绕湖的小径。似乎这金黄屏障向四周渗透，无限地扩大了。循路走去，湖东侧一片鲜红跳进眼帘。这样耀眼的红叶！不是黄栌，黄栌的红较暗；不是枫树，枫叶的红较深。这红叶着了雨，远看鲜亮极了，近看时，是对称的长形叶子，地下也有不少，成了薄薄一层红毯。在小片鲜红和高大的金屏障之间，还有深浅不同的绿，深浅不同的褐、棕等丰富的颜色环抱着澄明的秋水。冷冷的几滴秋雨，更给整个景色添了几分朦胧，似乎除了眼前一切，还有别的蕴藏。

这是我要寻的秋的韵致了吗？秋天是有成绩的人生，绚烂多彩而肃穆庄严，似朦胧而实清明，充满了大彻大悟的味道。

秋去冬来之时，意外地收到一份讣告，是父亲的一位哲学友人故去了。讣告上除生卒年月外，只有一首遗诗。译出来是这等模样：

不要推却友爱
不要延迟欢乐
现在不悟
便永迷惑
在这里
一切都有了着落

我要寻找的秋韵，原来便在现在，在这里，在心头。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原载《北京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三期